

# 梦想成真

黄琴

我出生在鄂西北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,童年时代家境贫寒。父母都是憨厚老实的庄稼人,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亩沟汗水用八瓣,干着繁重的体力活,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,在极度劳累中喝一口酒,藉以舒活筋骨,恢复体力。

父亲嗜酒,每年春节前都要到集市上买酒。上小学时,每年寒暑假,父亲都要带我到县城买散装白酒,一来图个经济实惠,二来让我这个“山里娃”上街开眼界。

那时,从我家到县城15公里路程全靠步行。早晨5点,迎着刺骨的寒风带着手电筒出发,两个半小时到汉江江边,岸边早已站满等待渡河的人。渡船40分钟一班,大家在焦急地跺着脚,四处张望,有人在小声抱怨。过了一会,渡船隆隆的马达声渐渐靠近,人群立刻沸腾了。平关将近,渡船内的人特别多,摇晃颠簸,赶猪宰羊的、卖菜割肉的应有尽有,都怕赶上不上这趟船,争先恐后地往前挤。顿时,小孩哭,妇女大声喊叫,老人唉声叹气。我趁乱下河,找一个餐筐,两盏合盏合一盏,填饱肚子,真有点半饱,灌了

酒,父子二人用一根扁担抬着踏上归途,回到家已是暮霭沉沉。

一个大塑料桶盛装了50斤酒,回来后分给叔伯三人共四份。就这一壶酒,将陪全家度过一年,5角1斤的散装烧酒,辣口刺鼻,喝后口干舌燥,但全家人还是把这份美好的美味佳肴当稀罕品,只有在来客或劳累时才抿上一口。

那时候,我时常发现父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眉头紧锁,喟然长叹,自斟自饮,母亲说那是在为无法供我上学而犯愁。

我很纳闷:父亲身强力壮,体力过人,是个干活的好把式,每天在生产队挑粪、挖地、抬石头、垒地堰、收割庄稼,干得异常卖力,忙得两头不见天。他和母亲两个劳力上工,可为何我家还是穷得叮当响?5角1斤的酒还视若珍宝?我当时心中萌发了一个梦想:有朝一日,若能喝上人家传说的五粮液,那可是多么荣耀!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,他无奈地苦笑了一下:“你还小,真会做梦!”

我记得那时父亲和邻家叔伯总爱耍一段顺口溜:上工受敬神,下地一窝蜂,干活大

呼隆,评分闹哄哄,何时富得成?我似懂非懂地望着他们,不解其中“玄机”。

后来,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,农民在农技部门指导下科学种田,换来了连年丰收,牛羊成群猪满圈,种植、养殖业齐发展。父亲被招录为乡村医生,家里慢慢有了积蓄。乡村公路全线贯通,汉江公路大桥如同长虹卧波,飞南航北,进城再也不用过渡船了。父亲坐上通村客车,进城气定神闲,时不时买几瓶包装精美、品质上乘的好酒,兴高采烈地与亲友好聚。他常念叨一句话:知足国家的,留足集体的,剩下全是自己的。

多年后,我成家立业了,在市区买了商品房。那年春节,我携媳妇回家过年。席间,父亲拿出一瓶五粮液,这酒清亮透明,持久挂杯,香气悠久,味道醇厚,入口甘美。

我惊喜得目瞪口呆:“爸,咱家也喝这个?”父亲眉飞色舞地说:“如今公粮和土地都全免了,还享受着退耕还林,高速公路占地补偿,我们这里成了生态农业示范区,挣钱门路多,腰包都鼓了,老有所养,病有所医,产业兴旺,生态宜居,乡风文明,生活富裕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!”

高速公路临门而过,那可是六车道的路面呀,洁净得能照凉影。村里人把这条路叫“金路”,说那是一根根人民币铺过来的,大家都惊叹:国家咋有这么多钱啊!每到黄昏,村后的铁路上过火车,拉着的货物像一串串的山头在移动。晚上,村民三五成伙端着碗一边吃一边看村前的高速公路,过来的车都是白光,过去的车都是红光,两车光就那样相对奔流。

高速公路、铁路、机场相继建成,城乡距离拉近了。村里已经成了旅游开发区,农家乐到处都是,村民们盖了一幢幢小洋楼,有汽车的人家也多了,荒废了几十年的那条老街重新翻建,房价由原来的每平方米数百元猛增到3000多元,农民不再以住在山里而自卑。去年腊月十八我自驾车进市区,逛省城,买了好酒,还是省优那酒呢!父亲眉飞色舞地告诉我,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我和他一起开怀畅饮。此时,刺酒不醉人人自醉……

痴人说梦,却成了现实!我仿佛看到中国农民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引领下勤劳致富、等待春风那双厚茧

# 惊蛰

(外一首)

■琴琴

河水刚刚清醒 晶莹剔透  
泥土不再板结坚硬  
踩上去软绵绵的多舒坦  
钻出土的小草  
如一抹浓烟 羞涩懂懂地结  
打量这个一团簇新的世界  
柳枝上嫩黄的芽儿  
仿佛一群活泼的女子  
桃树 杏树 梨树 玉兰 苹果树的树上  
缀满了花骨朵 那是跳跃的琴键  
等待春风那双厚茧

小娃娃萌态十足  
褪去臃肿的棉衣 厚厚的绒线帽  
迎着高空里的风筝

# 又是一年梨花开了

■芦笛

梨花如蝴蝶绽放时,清明节也将随之而来。我踏上久违的回乡之路,只见曾经弯曲的道路如今已变得笔直畅通,进村入户的小路和农人们的院坝全部进行了水硬化,房前屋后见不到垃圾了,屋里屋外闻不到臭味了。故乡曾经的破败面貌早已一去不复返,雪白墙壁的二层小楼比比皆是,只是在初春的氛围里显得格外安静。道路两旁高耸不一的树木也添了几分肃穆。

相比之下,奶奶家那间红墙青瓦的老屋就显得很扎眼了。奶奶住着的老屋是我儿时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,我参加工作后不久,奶奶就去世了。父母婚后也搬进城里,老房子因为没人居住打理,显得十分凄清,木门上挂了一把铁锁,铁锁在风吹日晒中早已锈迹斑斑,一如奶奶生前饱经沧桑的面容。院里两棵梨树倒是英姿飒爽,雪白无瑕的梨花正在竞相开放,花朵挂满了枝头,让我顿感亲切,好似失散多年的老友相逢一般。泪眼朦胧中,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年迈的奶奶在树下帮孙女梳头、和孙女们嬉戏的情景……当年院子里的陈设是怎样的我早已记不清了,但我和奶奶曾经朝夕相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。

奶奶没有读过书,但我知道奶奶是非常渴望进学读书的。小时候我们姐妹常常在梨树下读书写字,奶奶总会向我们投来羡慕赞赏的目光,有时她也会停下手中的针线,认真地听我们有心无心地读课文,偶尔还会跟着我们一起小声地朗读。或许在奶奶心里,读书识字是一件美好而神奇的事情,她一定觉得我们朗朗的读书声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。等到我们读完,奶奶总会喃喃地说:“你们姐妹要好好好读书识字,将来有了文化才能做很多事情,我就是没文化,一辈子没本事,你爷爷读过书有文化,年纪轻轻就独自闯荡了……”我的爷爷走得早,可奶奶每次提起他时都会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,眼中的柔情让我动容。我想,两位老人或许没有“愿得一心人,白首不相离”的誓言,也没有“一生一世一双人”的承诺,但他们在平凡生活中一定有彼此间深深的眷恋。

奶奶很疼爱儿孙。她的脚自幼被裹裹布裹得变形,最怕跑动和走长路,可年近无知的我总爱把奶奶洗干净的脚丫拖下来放在自己脚上,悄悄偷在奶奶身后学她走路的样子,我那一瘸一拐的走姿时常逗得乡邻哈哈大笑。奶奶尽管很生气,但她从未动手打过我,实在气得不行时也不过是大骂几声,而顽皮的我脚步如飞,分分钟便没了踪影,或似猴子一般迅速爬上树前的梨树,在树上扮着鬼脸,笑着奶奶无可奈何的样子。记得有一回,我在树上待久了摔下来,变戏法似地从兜里拿出几颗糖引逗我,我却和奶奶谈起了条件,在她同意不骂我骂我时才下来。等到我喜滋滋享受完奶奶给的糖果后,她给我讲她的脚是如何变成三寸金莲的,那是她曾经疼痛不堪的记忆。奶奶当年是非常讨厌讨厌女子裹小脚的,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,一个普通女子的心里怎会得到众人的理解和支持呢?想到这里,我不禁为自己生活在开放文明的新社会感到由衷的幸福。

起风了,满院的梨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,有几瓣梨花从枝头飘落。二十多年前,奶奶就是在梨花飘落的时节和我们永别的,此时梨花烂漫依旧,奶奶却已无影无踪,我心中充满了对奶奶的怀念。



云鹤鸣泉

夏德芳作

# 春耕

天气转暖  
父亲在土地上分行  
细心撒下一粒粒种子  
我爱好写诗  
在纸上分行 字斟句酌  
春耕秋收  
父亲从未都是满载而归  
而我写下的文字  
何时才可以结出累累硕果?

# 咏十堰

■柯海陶

四方山前菊花绽,  
百二河畔柳荫凉。  
东岳台亭翠烟发,  
五堰街头霓虹虹。  
柳林沟里生绿柳,  
东风大道惠东风。  
鄂豫陕渝毗邻地,  
三百万人共建中。

一

一架高铁到城中,  
八方来贺架航空。  
石榴花底蜜蜂舞,  
芝麻地底晚风轻。  
武当山巅新宏武,  
龙潭沟里蛟龙腾。  
游罢归来论国事,  
一盏清茶话子平。

二

席间金杯满酒酒,  
锅底炭火炉火旺。  
宏玄论道话宏玄,  
太极八卦论太极。  
千年上界松石绿,  
万古阳关玉笋黄。  
都说工业能兴市,  
绿水青山润更长。

三

我吃完中午饭就住父母家。回到家,父亲正在和母亲聊天,见我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,我们便把事情给父母说了。母亲对父亲说:“快给儿媳看看看!”

父亲给我们举了个例子说:“想谷子下种,照常出芽,但结出来的谷子大多也是瘪的……”

2002年,我和妻子清华即将将属于我们夫妇的第一套房。于是,2001年的一天晚上,我与妻子商量是不是以后不再计划了,不受半年的限制。

父亲给妻开了处方,交待到什么地方购买之后又说:“你媳妇的药我回家亲自配。”

回家之后,父亲就让母亲烧火,他把一碗米放在锅中炒熟,晾凉后放到离离儿中春磨,又加了点白糖进去春了几下,均匀后,用牛皮纸包了起来,然后带上我给杨家送过去。

父亲说:“一天两顿,每顿一小勺,兑水不兑水都行。”

我们回到家后,母亲问父亲:“他们到底谁有问题?”

父亲回答道:“奎娃子有问题,他媳妇没病。”

我问父亲:“那您为什么让人家两个人都要调理,都要吃药?”

“如果不给他媳妇开药,那不是明显地说奎娃子有问题吗?这样他的心理压力就大了,治疗效果就会大大减弱。再说奎娃子是男人,人们最瞧不起的就是男人这方面不行……”

我似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

五个月后,杨奎娃子的肚子又大起来了,这次没有小产,第二年,她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……

后,他媳妇还是怀不上。

那一半,杨奎的父亲拎了一斤白糖,上门请我父亲,父亲带上我一起去了杨家。

父亲给杨奎夫妻俩人看了之后,说:“都没问题,只是那药微调一下就行了,都要坚持吃半年的药,但如果怀上了就可以不吃了,不受半年的限制。”

父亲给妻开了处方,交待到什么地方购买之后又说:“你媳妇的药我回家亲自配。”

回家之后,父亲就让母亲烧火,他把一碗米放在锅中炒熟,晾凉后放到离离儿中春磨,又加了点白糖进去春了几下,均匀后,用牛皮纸包了起来,然后带上我给杨家送过去。

父亲说:“一天两顿,每顿一小勺,兑水不兑水都行。”

我们回到家后,母亲问父亲:“他们到底谁有问题?”

父亲回答道:“奎娃子有问题,他媳妇没病。”

我问父亲:“那您为什么让人家两个人都要调理,都要吃药?”

“如果不给他媳妇开药,那不是明显地说奎娃子有问题吗?这样他的心理压力就大了,治疗效果就会大大减弱。再说奎娃子是男人,人们最瞧不起的就是男人这方面不行……”

我似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

# 父亲的处方

■贾斯赫

父亲九十八岁时安详地走了。最近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连续剧《老中医》,想起了父亲治疗病的几件往事。

父亲是老师,这是认识父亲的人都知道的事情,但父亲还有一个“职业”,知道的人就不多了,那就是中医。

大约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我知道了父亲懂中医的事情。

这年腊月廿二,一位我们五叔的家门伯伯已经卧床两个月了,且已经几天不好好吃东西了,家门哥哥到我父亲家说:“叔,过去给我多看看……”

我也要去,父亲便把我带上了。

见到这位伯伯时,我发现他老人家虽然几天没好好吃东西,但人还是清醒的,非常配合父亲的望闻问切。父亲对伯伯说:“五哥,没事,病情已经好转了。”“出门后,父亲把家门哥哥单独叫到外面说:“五哥不行……”

那时候,我们红墙柏木的人特别忌讳死过三年。因此,家门哥哥听了我的话,立即觉得万分沮丧,他无奈地对我父亲说:“能不能开个方子应付一下这个年?”

父亲又回到伯伯屋里,问了伯伯味觉上的情况后,出来对家门哥哥说:“可以开个方子,但最多也只能延长几天。”

“能延长到初十?”

“估计初一的早上。”

家门哥哥想了一会儿后说:“那就开一个吧!”

就是淡饭,说明他感觉正常。这样可能能延长几天。从廿七午开始,你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去看看情况。”

回家之后,我问父亲:“棚棚不是饭吗?怎么你说是给五叔治病的方子?”

“药食本来就是同源,我问了你五叔,他已经很长时间吃不出饭的味道来了,所以不想吃东西,但人不吃东西东西是活不了的。现在特别辣又特别咸的东西可能使他感觉得到味道,感觉到了味道,就能吃了,就补充了能量,加上你哥哥说他病情好转了,他的心情也就轻松一些了……”

那年正月初一,天还没有亮,大约四点多种,我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父亲赶紧起床来到了家门哥哥他病室说:“我多几分钟前走了……”

那时红墙柏木没有通电,父亲对家门哥哥说:“赶快回屋把窗户堵上,家里不要要点灯,向平常一样时不时地进去给五哥倒茶,堂屋里面放把椅子,对上拜年的入就五哥说不了话,需要好好休息,不要打扰他,让人家就对着椅子磕个头就行了。等到初四的早上再说情况,保重……”

就这样,家门哥哥在过完年之后,热热闹闹地就安葬了五叔。

此后,知道父亲能治病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

杨奎很年轻时就结婚了,结婚当年他媳妇就怀孕了。正当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时,他媳妇小产了,一直到二十四岁她先后怀过四五次,要么小产,要么死胎,要么孩子出生不久就不明原因死去。杨奎从别人家抱个孩子来“压杯”(红墙柏木人认为不生孩子的人或者生了不活的人,收养一个孩子孩子后就可能生得成了)。然而,抱孩子“压杯”